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七二冊目次

壺山集三卷

〔明〕陳孝威撰
清順治刻本

..... 一

可經堂集十二卷

〔明〕徐石麟撰
清順治可經堂刻本

..... 三五

變雅堂文集不分卷附推枕吟一卷杜陵七歌一卷

〔清〕杜濬撰
清康熙刻本

..... 三一三

無他技堂遺稿十六卷

〔明〕蔣臣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蔣子湄刻本

..... 四四五

壺山集三卷

〔明〕陳孝威撰

清順治刻本

原北平圖書館藏

士壺山集

集 72-2

壺山集序



興霸吾師大士先生仲子也先生少讀詩自關關至寢成孔安七遍上口興霸八歲授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亦三遍爲時文氣魄壓千人嘗有齊神武高昂藏君臣間意日十數題題十數義如父風古文稱是今日壺山集以行者其什一也予侍先生時興霸與弟少游皆幼藝洽通

矣先生懲其才高故嚴苦之夢中呼覺令誦考工記一字躓輒蹴下牀與杖甚於頭觸屏風然觀其文則喜不寐興霸嘗私謂予吾他日訓兒當一以寬予笑曰度子性範殆有甚焉興霸卒所能自立於文辭者先生教也興霸孰古今事欲有以自見其才不肯屈首著述事故客死南方僅遺其書所後兄子二人亦

不及親見訓之而予疇昔戲笑
之言猶在耳目悲夫雖然興霸
之文後之君子足以想見其雄
傑瑰瑋之氣而慕悅之然則興
霸蓋不歿也柔兆湑灘端月傳

占衡序

壺山集目錄

卷之一

傳

大中大夫王味艾先生傳

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烈鳳山曾公傳

吳先民傳

曾上平傳

祭文

祭黃石齋先生文

祭金正希先生文

祭儀制司羅文止先生文

祭柳州太守章大力先生文

祭參戎徐常甫文

祭大將軍陳天威文

祭謝閣臣文

祭管子敬文

卷之二

序

豫章文正二集序

昭武文觀序

又

袁克史制義序

徐道澤發言序

陳伯璣新菴序

劉孝若制義序

朱觀以道草序

鄭六奕試牘序

曾竹君試義序

家弟少游春秋稿序

解

周公作金縢櫝解

博浪誤中解

胡越一家解

縱囚來歸解

魏徵十漸解

憲宗服柳泌金丹解

丹心汗青解

詩

幕府唱和詞

卷之三

論

帝尊論

小康論

秦莊襄王論

魏武帝論

南宋武帝論

北魏孝文帝論

隋煬帝論

唐高祖論

王猛論

李晟論

趙普論

韓琦論

女媧論

武后論

聖人傳聞多見蓄道以待物論

書牘

荅艾千子先生

荅曾堯臣

與李力負

與劉孝若

荅陶堯生

與吳次尾

與易起也年伯

與制府

其二

其三

與傅韋庵

與傅平叔

與傅水宜

傳

大中大夫王味艾先生傳

忠義天地之英氣也然非國與人臣之幸國不亂不有人臣不際國之亂有大不忍於中者亦不有夫古無千歲不易之君人無千歲不朽之骨而能挈其國與身高懸兩際之間死朱溫之刃者未嘗延唐死完顏之庭者豈其存宋然能屋唐宋之社者不能貶唐宋之忠臣義士雖國墟矣而因其人猶繫之以基代則朝廷寔賴之有明立國週絕絕前代太祖仗三尺劍訂百年之盟遠使中原故物而養士之高厚亦非前朝可及即近者威皇崩從玉璽而升不乏人如疏僚外吏激烈赴燭錢余聞頗眾未

有親睹其事而於味艾王大夫則所目擊者公諱士和字萬育號味艾世籍金谿北鄉范塘里自大父璞父丞乃業儒瑣備無成而以至行稱子三人丞居季寔爲贈公丞蚤失父母託領家政遂棄儒轉遷於楚豫之郊意氣併儒持風雅歸之往往爲賢達所器凡風塵所歷有記自號散人集年七十而生今大夫大夫母孟淑人生公以午月午日贈公大喜吾聞孟當君以是日舉兒始高吾門乎公五歲就傳授四子書授經口過心記十歲後訓以舉子業歷泰漢唐宋文字以獨智掠之師不能難或目之曰此子非龍駒當是鳳雛爲人狀貌豐偉聲咳如洪鐘試學使者不售歸而發篋從篋奉幾篋母夫人崩贈公繼下世一身兩喪家徒壁立經年而葬事集其哀痛思慕古之至孝蔑以加於天性獨絕學問不得而至之者也忠孝同源公之風根具是

矣崇禎庚午傳於郡其房師韋叔萬出關晤公握手曰此舉差無負得一門人常買耳爲朝廷薦一佳士以擔當末局愛吾不輕吾前詫子文毫光萬丈今子神骨亦與之副天下會當有事事功節義必子其人爲孝廉二十年不以隻字干公府不以半面倡時貴即從昆有難割所得于祖父者悉子之以解患每戒諸子曰家本素寒歷先世靈休以有此尺寸人苦不自愛小軀輒豁平昔時意吾痛之出數畝可耕積書數篋可讀貧雖難忍然窮指大不爾耶時以五七言詠其半懸至醫卜星相河洛理數太乙六壬釋道諸書皆及之每與友人談時事輒慨然曰九州雖大作人其幾夫名士如鮑徒亂人國况今喑喑而嘿徐徐而俯者庸之徒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人人號立門戶甚於河北賊他日不爲漢之黨錮必爲晉之幽沉今既不救異

時又無可救奈何言已淚下不幸而言驗於甲申矣乙酉真人起三山臣民如歸公同長君宗翰步擔以行手胼足胝至天興當事偉其人授以吏部司務旋陟兵部職方司主事其疏屢沐聖眷其家集中天子移蹕劍城委公守劍城進六事言言中肯竊天子召之前命付梓班小大臣工任邵二十日而擢兵憲面諭曰卿才冠絕一時廷建鎖鑰寄卿公知時不可爲矣而戴思如天不敢辭駕發之明日余方釋箸見男女午貫於道傳兵薄城下余入署訊公公閱城未返長君迓余曰事急矣遲杯茶頃而公步入眾問外事云何公曰早知爾爾不足怪也賊見飛船而逃余欲呼民丁背城借一則紛紛吹門出太守無德不足追古烈以報夫何言提筆於東廡之壁書絕句一首云云讀之動人肺肝入內更衣執笏然香簪几南面向俯首呼萬歲者三

餐凡之東面俯背呼嗣呼父者三命公子宗翰拜次第與幕客
交拜取二十日中太守所得金列之案時唯門隸鄭富哀忠劉
典等侍側各子候二幕中蕭股民余東望父子及一廝所授如
之復呼哀忠劉典前曰吾贈女長揖益白金兩忠爲吾護屍典
爲吾護公子已把金臂曰吾不贈典獨者以所託在卿諸人不
飽則盜飽亦爾耳吾亦與尊公同年譜今兄又附籍未存亡之
寄一屬于君君才十倍兒幸有凡焯料之余答曰我公爲儒人
上從古忠義遊此義者何煩祝言罷速長君取繩翰濡子泣
不置且欲死孝公初面如鐵聞此淚不禁卽旋身拭之不欲形
見其蠟者解顏曰驤兒兒殉誰錄死父骸者家有母弟獨不一
念乎忽有叩門人示青巾穗以囑者乃同知汪某也欲商公
所之公叱曰只合一死此外豈容他念不能然者速去毋後吾

卷之一

三

事汪失色而出亟索索翰猶難之公云兒大不解事吾志已決
遲兵至徒多辱我痛我耳余從旁諾曰然翰乃獻索公拱別諸
君曰晤當再世持索如西廂繼翰解就堂中卧於地兩雁兩雁
之月角有血如漆翰哭聲震天余亦泣吏民聞之有吁者有涕
者有頓足者有怒罵公子者吁者涕者頓足者惜其烈也怒罵
公子者謂延人方欲哀所謂公彼帥方欲覓公超擢而公子不
能挽且從吏其死也夫觀人於無求無畏之地而天心自復此
之謂至誠感人矣公於延所謂五日京兆耳而延人若此午食
後八騎衝入內堂下馬諦視詢導者曰信太守公與信投環死
哉兩卒斧其箭黨衆止之弟携公子謁千歲與余偕之徐陽離
鄉二十五里日入下春矣登坂級履足履俱裂王已酣夢鼉帳
騎子撥火取肉酒舖余兩人輪不起箸騎目瞠也中有爲說語

者女不須慄夜宿廬帳凌晨促起入見有五丈夫列坐於地與
冠與卒伍同中一男子年可十八九許幹修而不脫卽所云千
歲者左旁則土池右旁則楊田餘三子俱稱畝山引公子前伏
土問云而父何以速死百姓甚稱好官惜死矣是一個忠臣吾
以郡事屬女公子曰曲荷生全感且不朽然亡肉未冷得旦夕
望先人境世世街公侯恩賜之延平萬山如畫在卜吉壤何
必懸江西八尺土公子乃以母弟在家理無端捉虎惡如初土
笑曰白面生不足錄汝欲還聽汝命步卒兩人持小艇送之延
城昔郡守已委濟南趙某矣嘉公之忠特給致舟載柩歸以九
月廿六發劍城之五里亭十月五日抵光澤光澤令以人夫不
辦權安公視於古寺中余始終公之薨微行止故詳著其事於
篇臨川陳孝威曰從古興衰得失之故雖關天運半由人事使
然感皇帝減膳撤樂風夜勤民刈不肖公卿如腐草百下畏威
而卒爲賊臣翰固以不得正其終哀哉英主乃有此乎三山非
定陶之地而海帥頗有矜門生天子之心以官家多材多藝饒
有幹畧而星車遣駕如秋風掃敗葉天心可知矣宋先生決
于一死出之坦然豈不誠明智烈丈夫哉以余觀宋之受禍於
金元也死者數百人而史不必盡書書矣而不必盡知於後世
之學士大夫以相師誦使英魂寂寂然則名垂有數焉公之詩
觸然光日月而不聞矣余不足以傳公翁幸公之詩足以自傳
也

馬太僕寺少卿謚忠烈畝山曾公傳

公諱亨應字子鼎號畝山爲人修幹而凝上風骨挺然所居里
爲坡頭坡頭之有曾自其王大父秉三公寔始基之縱木閭古

困人出孤門携挈口連襪布於肝撫兩郡之通鄰驚之因說此地居焉有子三人長江五公次江八公季則贈公江十公也是弟偉幹環音眉目秀爽智吞前人贈公牽車西山兩河飛船江海射積著之利築室衣稅號稱封君一日憇於郵亭有縣簿過之怒不起呵從役縛至馬首厲聲曰爾家有衣冠乎對無有則杖之數十贈公恚曰彼傭銅臭耳便作勢矜我不作官人輩焉錢何益乃為諸子延名士為之師日夕躬選落其解缺瑣至屬等皆自親伯子棟號銘西由進士起家縣令累官至陝西左布政歷宦三十年居官不尚赫赫聲風山為銘西長子童子時以眉妍目倩見稱解提筆不為平語讀者數過不悟曉僅界其句間噪曰曾進士兒媚奇性謙牧事長者其下已甚以此自待亦以此繩人一為體訓所安一為練情入世也丁卯舉於鄉甲

戊登進士公應得令慶然曰吾狀貌如此安能拜人遷延授北雍訓已陞國子博士秩滿擢禮部儀制司主事再轉天曹天曹世羨為檀國也建湖室耳更此者暮金釐其門而好胥萬漏從來不能塞公以健策得陞此欲出其精神以發積痼而謗書盈篋上擬天聰又公之為人常治樽勢簡倨平夷衆不無深望旋從輕議解職歸歸踰年北平中閭禍無何東師起中原大失地取次舉江西勢且及吾郡時惟孝廉艾南英前吏部揭重熙與公三人相議為捍禦策出榜募士募軍未集騎已薄城下衆散撫肝相繼陷諸公各微服以遁公乃脫為許者而偽病以計唱大將得無苛索永寧王者益庶宗也肝敗走閩廣招連子炯中嗣盜數萬以來收建郡而下威震遠近以書呼公曰諸公為東道主食吾人公狂喜懸賞募健兒數百走書大姓勸內餉

置酒高會十旦夕謀賊其庭歸報帥潛于親家渡濟師或走自公公怒其動衆彌刃欲兵之曰肝有鄭帥撫有永藩賊敢偷公腹中彼庸不畏死耶俄而兵至大呼砍殺宗族男女少老罹刃者三十人親友義從死者三百人焚其廬十九發窖金若綬綉寶玩無算公趣避一石室從弟某被執指其穴出公并公之長子筠筠立焚泉銘葉公如河泥橋帥解縛深揖曰公誠義士惜時無能為盡屈慮不失公富貴否則骨肉餓飛焉走狗唯計之公嚙口不應命縛置塔下揭數十皮綻血流踞坐與語曰亨應云何公如前乃命懸之樹令射之旁中要害又曳語如初公竟如前乃誦曰吳兄鐵石心腸定死矣遂遇害嗚呼烈哉陳孝感曰天崩地折百鍊之剛化為繞指者何限烈士多小疵而表奇偉入固難知哉余家距曾氏三十里兩世以文字篤交又籍甲

諸兵禍之事皆所目睹百世之下其與江萬里輩同讀述而涕傷之乎是有俟於來者

吳先民傳

先民死崇禎壬午閏六年而陳子為之傳先民諱程吳氏世為鵬田著族自其大父移而城居先民父繼山以才畧聞隱於金馬當日貴人不取以隸畜之性豪達無卑寄客至烹鮮引滿而驅名士為甚士之有名字者輒周其困乏兩內子嫡武而明副以靜貞柔之長曰某嫡出也而先民與其仲皆嗣出婦人性雙體亂而媚姪庶生嫡獨反是先民為所奇愛摩吻踰於已出者或問之答曰吾兒凡鳥耳是子慧異自必亢吾宗長而得舉子業即敬奉自樹不慕蹈前人一字一句根究性理而光之以

為緒劇目鉢心用與囑其章章所布輒有古賢評述

寶薄之凡天地間天者為今壽者為古今易痛古不腐痛腐
陳為老不腐不腐為媚情為幼少也吾洛筆於古文之神與氣
便咕嚕與灰劫爭永遠乃長留長留者長新長艾也今人章句
學一吐不可再原是恒處平舊與天之開我與我周旋久不以
易彼三十餘尚試童子不中度執執集所射策質之當世宗工
吾如是而卒格格失尺規將奚所如而可久之乃以冠軍籍第
子員憲夫古人稱此中最高為知英雄之氣信然自是名煥其不
數年吳越操觚家拜其累光矣始與合社諸兄弟會盟於崇禎
戊巳間而特驅會上下與余意將以大小兒目吾兩人余入城
必過先民隨厨舍所常偕君上平與共一坐頃古今人物文章
九邊形勢兵家變化種種貫錯余時好大噉隻手筆不落隻手
舉甘脆而陶焉兩君力拍板舒喉靡靡忘倦上平豪灑灑落河

伯敬歸風師濟舌

卷之二

伯敬歸風師濟舌先民姿態悠與情況蕭然其快如是咸願以
還文苑肆議方言釋史誕妖蔓蕪盡登制業按之而無其解索
之不可勾界礫裂名理因鎖法度舉國盡在洪日霧籠先民持
毒怒視指某甲某乙曰誤天下蒼生者此輩昔戰國處士橫議
卒有焚坑之禍王何祖尚虛無遂染胡腥非見之矣昭陽殿今
作單于宮乎同社諸兄弟人聞並失意相向慨然已乃曰吾屬
有心胸骨幹而委諸林莽將使潯陽陸渾隱釣山海為後之君
子所弔歟小敵勇大敵怯何故壬午復折而北遂怨憤以死余
拊尸哭之哀先民脩幹望海寡言笑而伏習幽官負膽鼓決人
不能窺也故國黍離荒魂憤鬼思之酸淚余出入兵刃間難以
筆傳未卜能以全歸無憾耳不幸入地誰傳吾者而今幸以偷
息之暇為老友傳其恩嗚呼二十年來今占條判益以二十年

不知淪桑作何如也先民二子有秀有芳不墮其家聲

曾上平傳

上平姓曾諱有矩其先世出宋魯國公子宜後自南豐而家臨
之後湖山歷傳不知幾世上平父諱某壯歲治儒書邑邑弗愜
所懷適遊於雜流以自遣而於日者形家穿與渺然富貴人廢
之不得亦不靡齒牙示人稍語輒奇中其謝世之前以捐館期
枯柱間辭隱晦身後乃驗上平拈據裏人子事竣而後上平疾
疾二月而殂郡國中知厚聞之無不哀下余與上平夙以意氣
相切劇二十年許議論丰采嬉笑歌咏唯余知之先是歲在戊
辰令吾歸者妻上受先張公先生負當世人倫之鑒開誠以來
個儻士士抱俠挾奇謹而赴所品題於先生者上平而外則
若吳先民舒崇芬管子敬都六奕而余尚童子輩弟少游樂石

曾上平傳

卷之一

實勇於其間先生以少奇之於是結社定交相得無間余僑都
中數歲暇過先民宅必呼上平與偕三人促膝忘旦暮也抵掌
揚音則以天壤間之大勳名文章涉落之某氏當軍某氏當
殿異同互立然否戰持起數千年泉下之文雄墨聖而受吾抑
昂如此普漏下數十刻上平不能飲三爵後耳熱長嘯相屬余
坐上座大嚼醉乃歸撫手步西街上平好作胥徒曳杖聲久之
里人熟其音節輒云是曾文士來到家就枕或中夜掀被笑起
拍掌謳歌或促嫂氏索腰鼓鏗鏘之出小技諸儒講少間即放
其故態如平時主者俗腸多厭苦嘗不卒業而罷先民稍干謁
邑大吏與往還上平大不憚作色而言曰一措大有文章不自
珍貴其胸腹而明珠彈肉為先民弗避也然心拜其言矣郡士
無良純樂與上平締合者半四中上平委蛇應之而季野陽欣

自存生平致隆其文者一書即希示以面但言我自惜吾面不堪持向長者耳夷然自放放而不傲兮壤間何所置上平何所不足置上平也振毫落紙以清遠絕塵樹一家言享年四十有六而死獨見於鄉國之士友嘆慕間爲可哀也已憶壬午先民逝上平執余手泣曰吾三人如鼎足折一則頽余亦悲不自勝距先民幾何時而上平復去嗚呼二患往矣余以頑鄙不慧輒兼倫息於亂波沸湯之世無能光大亡友之聲傳爲負慚於幽冥者何日解之握筆至此愴然永夕

祭文

祭黃石齋先生文

嗚呼天下事如是耶先生事如是耶公之生爲一代偉人公之歿爲千秋偉人於公何悲所悲者悲世之不可支悲公之不可

展耳膏尸通市揚聲故國舉第一流人品第一流奇行而居之不疑家有孝子而家隆門有貞女而門隆國有忠臣而國隆今國家恨無我公今國家又幸有我公也嗚呼公之學術公之行誼冠冕當代洋溢聲海內有識之士莫不引領屬目費公柄成出爲蒼生入成朝廷耳公未幾解組還山羣疑滿腹此時公之默識隱情已有難爲衆人言者蓋咸宗何如主也英主好行其智羣小益工爲蒙庸見黜於處堂文俗自烹僉人役於管窺枝根相籠加以浪子復入豎兒登庸不委河山於鼠寇再辱京邑於犬戎其勢不止其術不窮連夫苦衷盜弄神器金源乘勝南驅神州陸沉河洛丘墟兩都失野山陵淩其有名家子爲張州之隆祿兒有稱老臣爲蘇威之謁新帝可謂讀聖賢書所讀何事者矣生於今登平城而興懷臨廣武而長嘆今古一揆能

不心寒忽聞南陽聖人起於三山率土宅心欽動靈頂靜湧於既漚淵日月於已慳第憂偏居海表不足臣服中原任憑負大勳妄擬門生天子然天下人曰黃相國在焉猶可支撐而少延也顧有識者願如司馬相公臨朝輔主不願如黑王相公帥衆巡邊願如王始安總制百揆不願如干忠肅經營兵間何者才長于德者宜郊德優於才者宜內現時既異舊地非昔比力不出敵智少於彼而思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敵嗚呼龍言之矣夫不知其難而爲之愚也知其難而爲之誣也公奈何若處於愚與誣之間此又有難爲衆人言者公今日任之之心卽向年謝之之意先入而謝所以警利廉滑取之風先入而任所以留聖公從王之義所謂鞠躬盡瘁方之武侯殺身殉國等之張許嗚呼其念其深履節則苦難知者天畢之一死國無不被

風徽萬古自有我公足魂儉父

祭金正希先生文

吾今而後知先生真名士真文人也士之妄有名人之號有文者多矣華子魚腹后爲功緒彥回貨王自封沈休文盜國子人范蔚宗作賦自窮其他臨難偷活屈膝丐全者蓋屈指而難終故君子觀人治日察其志亂日考其躬必極於變易之際庶不爲奸僞所蒙方今六合板蕩神州沉淪有置身於千秋而與古之奇俠爭烈亦有躬參於旦夕甘與世之犬彘同倫史家藉爲墨本儒道播之吻唇獨怪一時萬世孰修短穢號芳名孰賤孰珍生平之學術何事而居恒之矯岸何存必其揣弄無素與夫邊幅非真此戚所以歎天下之無名士無文人也正希先生人品文章稱爲巨匠如華佗之登時如日星之高見使兒童慕

而能解雖者宿步而難上且擬按於燕亂之日特絕乎草迷之
蕭身示正鵠用障流盪當其冠進賢而入詞林生天祿而附文
院已開女真入境如履平敵先生抗疏請師自往壯氣憤懣慨
當以慷慨雖未就志豈非謫雖掛冠而南不忘息壤積一紀來
當世慕想能而威皇晏駕海宇沸騰一嘆食北再吸南崩先生
怒髮上指噴血盡鮮豈可使笑中因之無人而三百年養士愛
民不能與宋季爭衡乎忠貞為邦之榮節義為志之弘故劉伏
十噫坑舉於盲豈曰是害國辱猶令正氣有徵吾今推心以誓
卿士破家以任讐誓至於師濟身旁茹刃如恒此蓋早知兩兩
非獨各卒所生淺夫俗人病其枯萬骨而無寸功譬諸當卑而
無鴈鵠嗚呼此中原之所以脆軟而庸奴之所以可憎也古云
七日不殺死秋暑冬寒五日不汗死溺死焚死畏死排牆死盜
盜山其

賊死毒蛇猛獸死夫誰無死死貴得所尺鐵似冰甘之之苦腐
尸何貴棄之無楚介行剖心於白日耿節懸式於終古後世之
人尸祝祀之而末葉之君子歎咏不衰耳敢不謂之真儒敢不
稱之偉士

祭儀制司羅文止先生文

猗猗臨其靈舍寶自融結歷年所氣蓋齊州聚一穴奇儒許振
取凡夫未敢竊官器猶等羣心根難索絜胸襟樓市海怪呈
復振放膽若曙星掛管凌山嶽千秋方寸含萬卷須臾暫先生
度幽職清虛日來漂丰神映玉山齒牙吹雪調車輪止方州名
宿北面流義義登龍門御李香風飄狂生未洗腸封君羞地躬
縱橫百氏言刪繁獨懷要浮雲炎胸中那似鸛鵲鳥鸛鵲安所
知欲啄甘肥世管四黑海誰制先正敬雖無老成人典型尚

可追提毫飽墨液布楮耀旭暉旬向夜中得心從天外歸空宇
無煙火玉壺貯露寒海游割刺膏肓跡紆紫衣公車屢落魄東
柴望南飛南飛返故園斗室曲如蠶橫埃壓墳籍家塵蔽樞軒
頃僥供酒掃佳客談芳芬偃卧環圖史靜對幽蘭蓀舉杯酌
酒為我舉愛煩鬱疎髮就種心枯脾漸管本少導引術但祛世
俗緣萬事俱可置念兒中難謾釋子或升堂老人快掃掀快
不索汎補令養雞鵲鵲志穹吳好鳥鳴且抱名士非工吏簿
書繁以告兼之盜多穴出沒稽天討傾巢寇域下蒼赤環膝
寄畫佐幕府驅師掃胡島俸除親至尊擢秩同嗣儒儀部門
水展卷堪娛者風塵忽蔽閭躍馬飛弓獵身死一葉輕願尋趙
土瘠恨魂依霄漢幸承懸秋輅

祭柳州太守章大力先生文

天下雄文豫章四傑振衣萬仞岡先考博九微岩邱文止秀
倩舞霓裳千子悍烈比秋雷先生尖微擬甘饒旗鼓中原駭天
閭羣儒屏息奪光芒上窮秦火吞荒唐下搜本朝詞秘細前無
古人特樹坊俯視輩流似蜚蝗放辭孤立等霞銀幽淵奇劍藏
尋常濯魄冰壺飲玉漿寄身月窟出扶桑威儀棣棣佩珠琅山
之麟今鳥之鳳九州卑士鳴蜩蟬曉吟隻字咤難當寰海頂禮
推盟王北面弟子不敢頹鵲林百濟環朔方爭說斯人是義皇
諱理分素素至寶懸括萬靈敏寸囊解人割席便高翔凡夫拾
緒免面牆豐年美玉凶歲根衆生度海藉慈航今人此道病膏
肓問醫還復思章郎一聲鐵笛關山旁紛紛豎子諱癡狂晨看
白雲午燒鑪日煎墨汁并丹黃筆鋒莫和銳且剖心空髮際漸
而長落紙飛烟字生香黃絹幼婦稱中郎數上春官木名揚暫

借青蓮師天長移官南兵帳處出刺柳州慈憫待昔年子厚
今有章千秋靈魄暗相商名士作吏無色莊更度性度煩水鄉
民歌孔適競呼孃太守何須羨黃徒有收事否智識閨中時
序敗廢炬仍從惜現布心益忽聞峭尾歸天堂手澤芳容耀滄
桑

祭蔡戎徐常書文

吁嗟常甫突如其死耶他人不死而子獨死夫慨死矣其身與
神浩然爲古我今弔之悉書肺腑見青紫文未乃大武羣儒碎
易楚歌偶伍獻書當塗不售所負因怒曰書僅足以記姓名文
僅足以記朝露可用行飾太平其能賦詩退虜乎壯夫猛士焉
能居此何如宗慤之乘風破浪傳承之殺賊露布者也我慕古
人如龍如虎襄陽韋生抱罕至蒲關西男子當陽武庫飛步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壁之觀析生擒夜叉之楊五長孫彥之割肉鋸骨而正明之截
肋伸股氣魄浩落東南獨步及失鐵騎南牧水陸并泝江省崩
摧士民震怖兄乃鳩我同人登壇執耳血戰兩幕新賦莫敢割
願作杯羹肉炙脯以瀉陽掌隅而角千里全封以數百羣卒而
塵十萬劫虜以布報芒路而逐駿轡輕蹄以短斧雙叉而擊飛
兵火勢靜言思之眞是寸肝皆苦矣今年春季晤邑之諸神邑
酸痒恍疑非故牽被共卧細語達曙頗有裏言應用旁助隔方
越月遂中疾祖也爲作吁嗟之詩如弔古焉吁嗟徐子厥志不
克初陳文閣繼乃武說吁嗟徐子個僚自性慨歎碌碌卑陋無
令吁嗟徐子氣豪意勁劉陳桂背誰爲伯孟吁嗟徐子風塵思
靜河山可拔執爵受慶吁嗟徐子目尤如鏡棄捐平流避余而
盟吁嗟徐子忽然殞命余淚如膏醉老賦詠天地不磨忠魂掩

賦

祭大將軍陳天賦文

志士一焉可空常人百豪傑一焉可空志士百百人可以持干
奉吉一夫足以蕩險定天下無事常人默默知私所家安知
國國天下有事志士格格貴獨有餘濟衆不得而豪傑不然矣
嗚呼世變無常滄桑忽移南北異戶盛衰迭居人患受身惜名
誰爲急病讓夷中原雖大職此陵遲本朝立國仁厚樹基人不
知兵文弱習頹故或獨其內或伺其巖一入則河朔并吞渡江
則南服幾虛故大將軍天威東鄉之男兒也少壯奇豪負氣不
羈刀稍弓矢兼工於騎乘風奮臂扼腕無窮志勒燕然欲封狼
胥西城朔方北掃單于黨項骨羅大宛康居名滿名號可汗關
氏梨樹三千縛虎如糜丈夫死即死耳不如是有安所置軀何
意天心降割中原割否將軍怒張集狂而定女爲獨橫五百我
爲南八義鬼殺將舉旗枯丘下墨丈夫意氣一許知已存亡不
負何況天子計此七尺之身百折及底不遏碎腦坎胸斷頭而
止將軍之言感激如此卒踐素期無愧烈士偶也隻股不仁英
雄墮淚游騎奄至臥受彼繫身膏塗草尸骨支離壯哉偉哉嗚
呼可涕

祭謝閣臣文

嗚呼合社之役民獻十夫惟此十夫業同氣乎擇之既精文之
非徒繪學不奇運腕不妙立品不高存心不厚雖復貴倨謝絕
恐后而今壇坫獨推二昆洛中奕奕越石慶孫碎金隱耀寶樹
讓芬爲人之句小語天間我征爾邁緒汗泥奔詰哉張令起家
要上下京試士棄襁褓壯拔士三十半在吾黨君之季昆破秦

楚項並屈多士文名遠暢管領羣傑藉藉前朝光寵交遊鼓動
神輿如何一旦不延晷刻初傳君疾止於客血謂可徐養豈期
日迫人命危脫道周年缺嗟哉尚功文敏德豐交若醇酒坐如
春風緬使世人有心無胸妻子可託天懷發中惟君有之不愧
物宗人誰無死死貴不凶以君之文班馬劉楊謀之刷氏傳之
大方或謂瞿薛或謂楊湯千秋萬歲壽豈有疆而况賢弟繼志
紹芳用慰吾心用舉我觴

祭管于敬文

甚矣吾黨衰矣十年之間諸子零毀屬望吾兄迺復天止何物
妬鬼泣人如此記昔定交挾道相欠上平紫芬先民謝子平生
貞一陸爽方正文伯平叔威遠暨爾合爲一社十四人矣人棲
一州之英文適等夷之士比響聯辭波屬雲委用尊競奢俗怯

祭文

卷之一

五

向邁溝瀆督備目以所謀富貴吾所自有不可知者壽耳亡何
吳曾不祿於時文伯憐中兒七奪我三岷痛悼勿已餘友落落
風馬攸止幸有子敬差用自喜幼壯合轍家僅隔里頻與坐論
出入經史遺於所寄直索玄底白馬非馬指物非指各爭異同
我虎汝兕恥流俗之腹誹面諛亦非彼其之小忤輒譁也乙酉
迄今兵禍披靡落拓之士什頂僂趾子敬優優漢官衣履風流
未湮墨輝筆綺刻承鐙芳既多且旨余謂之曰子好以整暇騎
人乎雖才智之特殊亦幽通之獨和弟竊有憂焉恐稱隆者美
言可市稱殺者神明日圯勉思鄙言無用自悔今秋之仲忽耳
途語心馳驚險忙茫來跡兄已在地長賸不起嗚呼才人而窮
才人而僵天上之帝地下之王徒爾夢夢無復紀綱吾見奸凶
肆志吾見朋黨吉祥豪傑銷骨于泉壤賢智腐爛於奔范安得

不謂人否安得不謂天狂嗚呼我友所恃者妾有遺腹之兒我
友所垂者身有著述之書兒以光大其宗書以榮施於時可用
相慰唯此庶幾

祭文

卷之一